

曝光安徽省女子监狱六监区恶行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大陆安徽报道）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共邪党的恶行在监狱这个浓缩的小社会里演绎的淋漓尽致。安徽省女子监狱当然不例外，尤其在六监区这个所谓的监区“样板”。

安徽省女子监狱是中共邪党关押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一个地狱黑窝，而在这个封闭、残忍、卑鄙、无人性、假恶丑至极的人间地狱里，却有一个被中共邪党打造包装的“牌坊监区”，即安徽省女子监狱六监区。六监区是监狱对外开放、参观、学习、取经的所谓“窗口”，也就是监狱面子工程的看点。其实这里充满了假相编织的谎言和欺骗，恶行更是罄竹难书。

一、服刑人员奴工化

安徽省女子监狱六监区常年制作军警服装，一年四季的军警服装，工艺要求高，任务繁重，时间紧，难度大，服刑人员加班加点干活是常态。服刑人员多因劳动强度大，每天睡眠、休息很少，在车间干活干着干着晕倒的人不在少数；因疲劳、犯困而被机针扎穿手指的事情常有发生，被蒸汽电熨斗烫伤的大有人在。受伤者不但得不到及时去监狱医院救治，反而会被扣分、罚“学习”等处罚。六监区的狱警谁都不愿意这样的工伤事故发生在自己的当班上。因为受伤者去了监狱医院救治，那就是生产安全事故一件，直接影响六监区的考绩，并与监区狱警的年终奖金挂钩。因此，在车间发生类似工伤事故，服刑人员都害怕狱警知道后以所谓的“没有生产安全意识”为由被处罚，不敢声张，不敢报告，自己悄悄处理，含泪继续干活。每个服刑人员在狱警的眼里都是裸体的，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就连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狱警都要掌



控。何况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车间，在众目睽睽之下，狱警能不知道吗？！为了给六监区树“牌坊”，为了狱警个人私利，此时，中共邪党的监狱警察可以熟视无睹，丧失最基本的人性。

六监区每天劳动任务很重，指标定的很高，完不成生产任务的人很多也是常态。六监区对服刑人员惩罚的“套餐”很多，如：晚上收工后在大厅踢正步、罚站至深夜、抄写监规队纪、不给洗澡洗漱、不给坐着吃饭、不给吃荤菜和鸡蛋、停止网购、停止会见、停止打亲情电话、休息日不给休息、罚值班站岗、罚打扫公共卫生区等等，还有让包夹（互监组成员）随后陪着，沿着号房挨门喊：我是某某某，在车间干活讲话了，任务没有完成，下次不敢了，请大家监督等等等等。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六监区狱警做不出来的事情。服刑人员只管根据自己“欠产”的多少和所犯“错误”的大小对号入座，机械地无可奈何地接受各种非人的折磨。这种恶性循环必然导致六监区服刑人员面黄肌瘦，精神不振，体质普遍下降。由此可见，六监区服刑人员完全被中共邪党监狱奴工化了，她们生活在非人的环境中。

二、台账虚假化

六监区是安徽省女子监狱的牌坊，自然就有一套自欺欺人的台账，有一套对服刑人员特制的模板。如：思想汇报、观后感、半年评审小结、年终评审总结、改造规划、新年打算、自纠自查、表格填写、问卷答题、上级问话等等等等，必须遵照模板规定格式要求，

一言一行都必须在条条框框之内，不得有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思想，更不能有“改造”过程中的真实情况流露。否则就是“泄露监狱秘密”，越距者就是狱警重拳出击、严厉打击的对象，惩治的典型。

一句话概括六监区：太假！假得令人作呕。太恶！恶得令人唾弃。中共邪党惯用的欺骗、谎言、恶毒、假大空等等在六监区被放大了极致，惯用的整人手段在六监区表现得淋漓尽致。唱红歌、表决心、跳红舞、献忠心等是六监区娱乐活动的主题。上工收工的路上，吃饭来回的路上，人人都要大声高唱红歌，声嘶力竭地高喊口号，一派文革再现之势。不喊不唱者，或声音小的，被检举后必遭惩罚。

服刑人员在监狱在六监区战战兢兢的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敢怒不敢言，不敢怒也不敢言，只能同流合污，推波助澜。大家都知道，中共邪党的监狱之多，关押的服刑人员之多，是世界之最。拿六监区狱警的话说，监狱是（中共邪党）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试想，原本不是很坏的人，她们经过中共邪党的常年封闭洗脑后的人生观以及以恶治恶，恶性循环的惯性思维和行为，完全背离了中华传统美德和做人的准则，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会给社会带来什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可怕至极。

三、事务犯牢头狱霸化

六监区罪犯张萍萍、王英是身居在队长之下小狱警之上的事务犯（劳积），服刑人员称她们为“当家的”，有人也叫她们为“老大”。在六监区，服刑人员没有不被她们“整”过的，人见人怕，是犯人头上的阎王人物。当然也有与她们走的近的犯人用好吃好喝等等来侍奉，情况就不一样了。张萍萍在六监区服刑十八年了，被她毒打残害的法轮功学员不计其数。王英在六监区服刑十多年了（见下页）

(接上页)，一直担任车间大组长。在生产中，她想打骂谁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她对法轮功学员更是百般刁难。在车间除了机器运转的轰隆隆噪音，就是王英的骂人声和吼叫声。

罪犯张萍萍、王英等等牢头狱霸，为什么在六监区能够目无监规队纪行恶，是因为有监区队长付玉杰、狱警夏芸等等知法犯法者纵容她们、利用她们，达到自己想要的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六监区的事务犯牢头狱霸化就自然而然了。

四、“学习”残酷迫害化

六监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最大特色，那就是有一个专门为法轮功学员准备的长年不断的“学习小屋”，人们称其为“牢中牢”，对外挂牌是“谈话室”。是凡被分到六监区的法轮功学员，每天晚上收工回来必须快速地吃顿饭，立刻被包夹带进“牢中牢”里“学习”到深夜。这个“学习小屋”是队长付玉杰、狱警夏芸等人设立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其它信仰人群的地狱黑窟。

队长付玉杰，五十岁左右，头顶没有头发，嘴略有歪斜。狱警夏芸，80后，自命不凡，个性强，脾气躁，近四十岁尚未婚嫁。付玉杰和夏芸在六监区工作了十几年。付玉杰口口声声说：“到我六监区来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不‘转化’的。”言外之意，她有的就是让你转化的办法和手段：伪善加残暴。夏芸常常自以为是地叫嚣：“我是考进监狱的公务员，你（指法轮功学员）是什么东西，还想和我平起平坐？！”罪犯张萍萍更是狐假虎威地狂妄吼道：“你（法轮功学员）去问问，谁没有吃过我让她吃的屎？！你去转化基地（指监狱二十二监区，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强制法轮功学员转化的地狱黑窟）问问我张萍萍是干什么的，你就知道现在该怎么做了。”

付玉杰、夏芸、张萍萍等等恶人，替中共邪党卖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恶劣残暴封闭，阴招

“套餐”多、狠、毒，目的就是要把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放弃正信，放弃做人的准则。

五、群殴暴打正常化

六监区服刑人员谢霞，六十多岁，是信其它宗教，被中共邪党判重刑八年。二零二三年五月的一天晚上洗澡时间，谢霞在洗澡间的厕所里，一丝不挂地被包夹和牢头狱霸群殴暴打半个小时，致使谢霞遍体鳞伤，大便失禁。怪异的是，当班狱警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五轮洗澡的服刑人员出出进进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可悲的是六监区服刑人员都在号房里特别安静，无人议论。几天后，谢霞不行了，住进了监狱医院，很快又被转到监狱外大医院救治。四个多月住院结束回六监区，现在谢霞被转到老残队服刑。像谢霞这样被包夹和牢头狱霸群殴暴打的法轮功学员也很多。

六、法轮功学员李冬梅遭受的残忍迫害

安徽亳州法轮功学员李冬梅，五十岁左右，被中共邪党非法判重刑九年。她在六监区被队长付玉杰、恶警夏芸、牢头狱霸张萍萍和王英等人殴打、罚站、长时间不给睡觉、不给洗澡洗漱、不给吃喝拉撒。这是大家能够看到的。

在“牢中牢”的所谓“学习”中，恶人恶警强迫李冬梅“转化”，她经历了什么，人们无法知道。李冬梅的头发全白了。恶警把李冬梅安排到王英的号房。王英百般刁难李冬梅，叫号房人不要给李冬梅好脸色看，叫李冬梅干号房里最累最脏的活，不转化就不给李冬梅正常的日子过，折磨迫害她。一年又一年，为了迫使李冬梅“转化”，张萍萍和王英在队长付玉杰、恶警夏芸的纵容下，她们对李冬梅使出了各种残酷的迫害手段和阴招，罄竹难书。

在生与死的关难中，李冬梅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走了过来。九年冤狱，九年的非人生活，九年的残酷迫害与折磨，李冬梅没有向邪恶低头，默默地做好自己。她堂堂正正、健健康康地走出了六

监区，走出了黑暗至极的人间地狱——安徽省女子监狱。九年时间，李冬梅在六监区不转化，可想而知，她承受了怎样的苦难与迫害，无法用言语来表述。

七、法轮功学员汤德珩遭受的残忍迫害

安徽广德法轮功学员汤德珩，六十多岁，因坚持修炼法轮功，第二次被中共邪党冤判入狱两年。汤德珩到了六监区后，在“牢中牢”的所谓“学习”洗脑中，她被罚站，被张萍萍打骂。因其坚信法轮大法，不转化、不认罪。队长付玉杰和罪犯王英强迫汤德珩在车间流水线站着干活，板凳被王英拿走。一天十几个小时站着干活，汤德珩的双腿站肿了，体力透支了，王英还向队长报告说她生产任务没有完成。付玉杰罚汤德珩晚上收工后罚站至深夜，一连几天不给洗澡洗漱。

在六监区，汤德珩每月的思想汇报是狱警夏芸最恼怒的事。二零二三年八月，汤德珩的思想汇报触怒了狱警夏芸。汤德珩被狱警夏芸重罚，在车间警务台前罚站军姿九天，期间限制喝水限制上厕所，狱警夏芸特意安排张萍萍临时包夹汤德珩并且只准她每天上一次或两次厕所。

人在做、天在看。迫害法轮功修炼人，必遭天谴。安徽省女子监狱六监区队长付玉杰、狱警夏芸和罪犯张萍萍、王英等恶警恶人迫害好人罪责难逃！望六监区狱警远离中共邪党，不要助纣为虐，不要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善待她们，给自己选择一条光明的路。◇



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利，从未妨碍他人的自由，从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法轮功何罪之有！◇